

·历史文化·

种族主义的解读及其背后的文化积淀

——警惕全球化中的文化陷阱

代璐遥 罗 莉

(攀枝花学院人文学院, 四川攀枝花 617000)

摘 要 种族主义作为一种野蛮和不平等的代名词正在经历着非法化的过程,然而,“现代种族主义者”却以反对恐怖主义的新面孔出现。文章通过对种族主义定义的解构、文化的缔造和对其背景思想的追问,揭开现代种族主义的本来面目,警示全球化中的文化陷阱。

关键词 种族主义,全球化,文化陷阱

作者简介 代璐遥(1967—),女,四川攀枝花人,攀枝花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全球化理论;罗莉(1963—),女,四川攀枝花人,攀枝花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

可能有人反对恶的文化与善的文化的二分法,然而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吧,随着南非——这最后的种族主义的堡垒被攻克,人类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从某种意义讲,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然而,近年来,随着巴以冲突的进一步加剧,种族主义的问题再次被推倒台前。那么什么是种族主义?由种族主义所缔造的文化对当今社会正在产生怎样的影响?在种族主义的背后埋藏着怎样深刻的思想根源?

一、种族主义定义的解构及其渊源

种族主义(racism),《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中指出:种族主义的理论认为人们在遗传上的体质特征同个性、智力、文化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从而认为一些种族天生就比其他种族优越。种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包括种族偏见、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指出:种族主义宣扬人类在本质上有优劣之分,“优等”种族应统治和奴役“劣等”种族的政治主张。种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其极端发展是种族灭绝。

一些学者认为古希腊罗马社会时,并没有种族主义的思想,在中世纪欧洲,曾出现过反对闪米特人(异教徒)的浪潮,但这也多是出于宗教狂热而非种族原因。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各种种族主义理论才开始出现。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种族主义思潮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它的策源地在欧洲。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种族主义思潮也开始泛滥。

许多学者对种族主义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有的人从历史方面,有的人从经济方面,有的人从心理、生理方面加以解释。一种理论认为种族主义的出现与 18 世纪欧洲环境主义有关。当时的科学普遍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与地理和气候等有关。达尔文创立的生物进化理论被一些人引伸到社会领域,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思潮在 19 世纪颇有市场。但到了 20 世纪初种族主义的科学外衣被戳穿了。科学开始确信,人们的行为主要不是由于生理、体质等因素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决定的。当然,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在有关人类的行为的研究中,遗传和生理因素再次受到重视,但这和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我们从种族主义的定义及其来源可知,无论种族主义用什么理由加以搪塞,它都反映了主体间的不平等关系,早期的种族主义的理论是为殖民扩张提供辩护的工具,同时为少数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提供依据。那么这种种族主义的理论又是如何缔造的呢?

二、种族主义文化的缔造

1、种族主义文化缔造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回溯种族主义文化源头的时候,毫无疑问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是一段无法回避的话题。而种

族主义的理论恰因殖民主义的历史而产生。

殖民主义的历史是一段充满血腥的历史,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民族凭借暴力手段,进行经济掠夺的历史。无休止的进行资本积累是历史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自我扩张成为资本使用的首要目标或首要意图。”^[11]显然殖民主义的扩张也是在此动机下进行的。简言之,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构成了殖民扩张的根本原因。为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进行辩护则是种族主义文化缔造的根本原因。

2. 种族主义文化缔造的基本方式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2]37}正是在“有组织的暴力”行动下,西方人开创了殖民的历史,同时建构了种族主义的理论。沃勒斯坦也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扩张的过程,包括经济结构的边缘化,以及加入国家体系并受其制约的弱国结构的产生等,在文化层面上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基督教的教化,强制推行欧洲语言,教授特定技术和道德准则,改变法律条文等。大部分这类转变都是由军事力量实现的。其余部分由‘教育者’的说服加以实现,而他们的权威也最终是以军事力量作后盾的。这些复杂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西方化’,或者,更带傲慢意味的‘现代化’。”^{[1]48}从沃勒斯坦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在世界的推行是以经济的扩张和政治的霸权为依托,凭借粗暴的武力来实现的。

暴力和殖民主义的文化传播构成了种族主义文化缔造的基本方式。而殖民主义者又为种族主义文化缔造了怎样的内容呢?

3. 种族主义文化缔造的基本内容

J·M·布劳特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中指出文化传播主义(该理论指出:欧洲以外的人是劣等人,故认为把欧洲的雏形发明传播到欧洲以外地区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绝对正确的。)的几大前提性假设:首先,“被殖民化的人们对他们的土地没有财产权,因为他们没有土地财产权的概念……这一理论在 19 世纪知识思想界基本上成了公理。”^{[3]28}其次,在殖民化了的地区或者可以殖民化的地区没有人口,或者只有到处移动的游牧人口,那里的人没有固定的住所,因此对领土没有要求,或者那里的人没有政治主权和经济财产的概念。^{[3]28-9}再次,欧洲以外的人缺乏自由的概念,因此容忍独裁征服压制所有的进步——直到欧洲人用殖民主义的形式给他们带去自由(可笑的是这是对自由的纯粹否定)。^{[3]29}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通过东方学家(种族主义的文化旗手)对种族主义的文化内容作了深刻披露,他在书中引用了东方学家贝尔福的观点“西方民族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具有自我治理的能力……显示出自身的长处……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些经常被人们宽泛地称作“东方”的民族的整个历史,然而你根本找不到自我治理的痕迹。他们历史上所有的辉煌时代——他们的历史却是一直很辉煌——都是在专制、绝对的统治下度过的。”^{[4]40}“在我们的控制下他们得到了比他们以前的整个历史都好得多的治理,而这不仅使他们自己获益,无疑也是西方文明世界获益。”^{[4]41}在这里,贝尔福用东方人的“缺乏自治力”论证了殖民主义的必要性。

在东方学家笔下的西方与东方,前者有理性,爱和平,宽宏大量,合乎逻辑。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本性上不猜疑;后者却没有这些优点。^{[4]61}前者与后者的关系只能是表述与被表述、书写与被书写的关系,前者是表述和书写的主体,后者只能是主体书写和表述的对象,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后者全无话语的权利。在前者介入前,后者的历史是野蛮的、愚昧的、静止的,而前者的介入,为后者带来了文明与进步。“自由,他们一无所知;理解,他们根本没有;强力是他们唯一的真神。当他们长时期没有遇到执行公理和正义的征服者时,就好像一群没有指挥官的士兵,一群没有执法官的市民,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4]223}所以西方对东方的征服被赋予了传播自由的“高尚”意义。

当然,在此意义上,前者与后者的关系不可能是平等的主体间关系,只能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中东当然会产生反抗,正如任何少女都会反抗一样,但男性学者可以通过撕裂、捅破那一戈尔迪之结而赢取其回报,尽管这一过程充满着‘艰难’。要达到‘和谐’需要征服‘少女的羞涩’;但这一和谐绝不意味着平等。”^{[4]397}

种族主义作为一种为某种不平等制度进行辩护的文化工具,它必然受到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社会理想人类的批判,这期间,美国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对种族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十分深刻、颇具代表性。

三、沃勒斯坦对种族主义的批判

沃勒斯坦指出,在现代世界体系(沃勒斯坦把资本主义世界看成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并因此建构了一套现代世界体系的理论)中,“种族主义是强使统一经济结构内各部分劳动力互相联系的方式,种族主义是为劳动力的等级化以及极不平等的报酬分配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1]45}依此逻辑有人断言,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压迫的人在文化上也是“劣等的”。

沃勒斯坦强调:种族主义是为不平等辩护的综合意识形态。但远不止于此。它通过社会化过程,使各个团体适应各自在经济中的角色。反复灌输(偏见,日常生活中的公开歧视行为)而形成的态度,被用来作为制约个人和他人在自己家中和本民族团体中适当和合法行为的框架。正像性别主义(一种把妇女降到非生产劳动力的范畴的理论,一方面要求她们从事劳动,另一方面却不肯定她们的劳动,并不予付酬或降低报酬。这是对妇女的双重凌辱。)一样,种族主义是一种自我压制的意识形态,它产生着预期,同时又限制着预期。^{[1]45-46}

种族主义不仅具有自我压制性,还具有压迫性。它被用来控制下层集团,同时把中间集团当作世界警察体系的不拿报酬的士兵加以利用。这样,不仅政治结构的财政成本大大降低,而且,还减弱了反体系集团(沃勒斯坦认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存在数个以推翻现代世界体系为目的的集团如: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广泛动员人口的能力,因为种族主义从结构上使受害者反对受害者。^{[1]46}

沃勒斯坦认为种族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世界范围内存在一条主要标准线,用来标明在世界体系整体中的身份,这就是“肤色线。确定谁是“白人”或谁为上层当然不是生理现象。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分析的那样:“作‘白种人’既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现实。他涉及一种对白人世界和非白人世界经过周密分析之后而采取的立场。它意味着——在殖民地——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说话,根据一套特定的规则和符码行事,甚至是有选择的感受到某种特定的事物。它意味着特定的判断,评价,姿态。它是一种权威形式,在它的面前,非白种人,甚至是白种人自己,不得不温顺地俯首称臣……简言之,作‘白种人’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存在方式,一种把握现实、语言和思想的途径。”^{[4]289}

当然肤色(或生理)是易于利用的标签,因为它天生难以掩盖。在历史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的历史条件下,历史上每逢方便时刻,它总是被利用起来。但是,当不再感到方便时,它就被放弃或修改,而另外的区别特征会受到亲睐。

种族主义是历史资本主义的文化支柱,其智力的贫乏并不妨碍它制造出可怖的残酷。但是,由于世界反体系运动在过去 50 到 100 年的发展,种族主义开始遭到猛烈攻击。事实上,野蛮类型的种族主义在当前世界上正经历着非法化过程。然而,二十世纪并没能使种族主义真正从人类的历史上消失,那么现代人类又是怎样解读种族主义的呢?

四、种族主义文化的现代解读

进入二十世纪,人们开始把自己的文化视野由对本质主义的不懈追求逐渐转向对存在主义的痛苦反思和追问,生命存在的真实价值和本真意义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并成为了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当然,种族主义——这一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必然会收获来自生命哲学的“全新解读”。

在福柯看来,种族主义“首先,它是最终在权力承担生命责任的领域引入断裂的手段,是应当活的人和应当死的人之间的断裂。种族主义是断裂、区分的手段,它将人类的群体、人类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分开,它将人类分类,有些种族低等有些种族高级,有些种族好,有些种族坏,这些人类、人群、人口从其内部错开了。换一种说法,人口的生物学类型得到了划分,不同种族占有不同的生物学知识和生物学领域,人口内部就不再是同质性的,而是一个混和的差异性种族的集合。人口的生物学统一体——这一生命权力的对象——被分裂了,这是种族主义的第一个功能。种族主义的第二个功能正好和生命权力的旨趣相吻合,或者说,它借用生命权力的运作方式而发挥作用。生命权力的目的是,要维持生命,要更好地生存。种族主义以此为契机,它进一步地提出了为更好地生存的方案,那就是:“如果你要生存,其他人就必须死掉。种族主义就这样在“我的生存”和“别人的死亡”之间建立了联系。自然而然地,在一个人口的总体

中,在被分隔的人口总体中,一些强壮的种族为了更强壮,为了更健康,为了生活得更好,为了更好的繁衍,就希望低等的种族、不正常的个人、人类的退化者消失、消除、灭绝。他人的死亡,我个人的生命安全就得以保障。种族主义就这样借助生命权力而展开,它按照生命权力的模式而展开。在种族主义中,生物学关系比军事关系、政治关系和战争关系更为基本。正是在生命权力的需求下,种族主义才行动,才发起杀人的战争。它不是为了战胜政治上的对手,而是要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它不是靠政治手段,靠非暴力的方式让对手声名狼藉,一败涂地,而是为了提高种族质量、提高人口的纯度和价值而抹除对此造成的任何生物学威胁。杀人,处死的前提是巩固人种和种族,也可以说,种族主义的杀人就是为了在生物学上使这个种族健康,这是它的根本目的——一个生物学目的,而非政治目的和领土目的。

五、对种族主义文化背后的思想根源的追问

当追问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背景时,有两种精神是无可回避的:理性主义精神和基督教精神。古希腊理性和希伯来精神构成了西方文化两个主要渊源。二者一个是理性层面,一个是信仰层面。

首先,从理性的角度看:真正构成古希腊理性核心的是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逻各斯”概念和阿那克萨戈拉提出的“奴斯”概念,它们分别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客体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经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发展,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综合,这两个原则成为对立统一的整体,由此构成西方理性主义的基本图式。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为反对中世纪基督教对人们心灵的压抑,高扬理性主义的大旗,把人的主体性放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于是在“人本主义”思潮兴起的同时自然界被贬低为“仅以满足人类需要为其唯一目的的客体”,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被狭义地理解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当这种理解进一步发展,很自然就会演变成“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和“他者为我服务”的思想,于是正如宗教学家布泊所指出的“我与你”(两个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演变成了“我与它”(主体与客体之间)“服务与被服务”、“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这样种族主义的产生也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其次,从基督教精神看,普世主义的精神一直是它的核心内容:普世主义(Universalism),该词源于基督教神学理论,意指基督教的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世界和宇宙(universe)中都是如此,主张用基督教价值观统治人类的思想,因此,又译普遍主义。

我们从普世主义的概念来源可以看出这种普世的概念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霸权性特点。普世主义把基督教推到了一个唯一的、神圣的地位,这必然从信仰的角度客观地助长了一种民族间的“唯我独尊”的思想。这也为种族主义的产生作了精神信仰方面的文化基垫。

在了悟了种族主义产生的文化土壤后,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它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所造成的巨大危害。

六、全球文化中的危险信号——种族主义的重新泛滥

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上,某些宗教或民族之间的冲突仍然表现了强烈的种族主义的特征。如巴勒斯坦地区的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反恐行动”就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的特征。下面,我们将就发生在该地区的种族主义行为结合生命权力的问题做出具体分析,以期使人们对现代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表现有一个直观深刻的印象。

我们在最近的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中,看到了生命权力的疯狂实践,他们将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看作是安全行为,自我保护行为,看作是对于生命的维护行为。他们将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入侵看作是防护墙的设置。这些屠杀和入侵就此改变了它的性质,它成了拯救、保护、促进生命的安全措施。使别人死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活。但是,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在以色列看来却无关紧要,这些生命尚没有进入历史的生物阶段,它既没有知识,也没有意义;既没有分量,也没有价值。这是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生命,这也是一个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种族,因此,这是没有生命权力保障的生命,死亡可以轻松地光顾这种生命。以色列人的生命是泰山,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是鸿毛。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巴以这次漫长的冲突中,以色列失去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少得多,但他们觉得自己是更大的受害者。在以色列人看来,生命并非等价:巴勒斯坦人每引爆一次人体炸弹,就会得到一次大规模的报复,就会有多得多的生命迈向死亡。在以色列人这里,他们失去生命,就会将巨大的愤怒汹涌地点燃。以色列人并不觉得巴勒斯坦人是和自己一样的生命,他们的报复是基于这样的生命知识而采取的行动: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你们的生命更卑微,

我们的死亡需要你们更大规模的死亡来补偿。以色列人仅仅将巴勒斯坦人的人体爆炸视作是低级生命和种族惯有的疯狂之举,野蛮行径,视作是袭击高等种族的恐怖主义兽行,是野蛮行径,但是,他们意识不到这里同样埋伏着生命的毁灭,意识不到生命毁灭时夹杂着绝望深渊,尤其意识不到这是绝望生命的最后一刻埋藏着的愤怒的轰然爆炸。他们没有认真地对待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他们只认真对待自己的生命,以色列人决不会像巴勒斯坦人那样用生命的自毁来毁掉他人的生命,它的报复和屠杀借用的是器械,而不是生命。他们的坦克和飞机决非简单的报复,而且还夹杂着高级生命和高级种族的炫耀,自尊,权势。这是没有内疚感的报复,因为,卑微的生命对高级生命的袭击就是恐怖主义行为,而高级生命对低级生命的灭绝则是安全行为。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以色列在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后,没有一丝一毫的退让。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安全置于一切之上,尤其置于巴勒斯坦人之上。

巴以之间的冲突根源是领土,但是在这场相互针对生命的攻击中,领土问题退到了其次。生命问题突出出来,或者说,生命权力膨胀到了它的颠峰,它甚至暂时忘了它的起源。在愈演愈烈的报复和杀人循环中,人们似乎忘了杀人的最初根源,人们忘了事件的起因,只知道瞪着眼睛仇杀,或者保命。只有生命在这个血腥的舞台上演出。这是丧失了根基和理由的生命权力的疯狂实践,但是,以色列的膨胀而敏感的生命权力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绝对的安全,而是将他们投于更大的危险中。在此,一旦生命权力崩紧了它的神经,并变得气势汹汹,它就可能走向它的目标的反面。也许,恰当的办法是,应该松绑一下警惕的生命权力,尤其是剔除它的以安全为目的的杀人权力。应该在种族和种族之间建立平等的生物知识、生命知识。对以色列来说,确实应该防止恐怖,但不应该防止恐怖而杀人。杀人禁止不了恐怖,只能无限多地生产恐怖。

犹太人曾经因为被当成低等种族,因为被看作是别人的生物学上的安全威胁,而遭到屠杀。如今,他们也时时刻刻感到了安全威胁,但是他们也在杀人。他们被屠杀时,他们被当成了低级种族,他们的生命被践踏;而他们杀人时,则把自己当成了高等种族,他们践踏别人的生命。也许,今天的战争和杀人总是在自命不凡的种族和生命那里展开?总是在安全的名义下展开?总是要将自己置于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而展开?诚然,如今所有的武器生产和军备扩张的旗帜上都写着安全和防御,但是,最终,它们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杀人的残暴工具。

综上所述,现代种族主义正打着维护生命安全,镇压恐怖主义的旗号,干着屠杀生命的勾当。反思历史,我们不能不追问:种族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历史,真的会像福柯所说的那样,在和平的瞬间——仅仅只是瞬间——也汹涌着战争的潜流?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警惕来自种族主义的文化陷阱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 [1] [美]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 历史资本主义 [M]. 路爱国, 丁浩金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2] [美]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 刘绯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
- [3] [美] JM 布劳特.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M]. 谭荣根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4]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东方学 [M]. 王宇根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99.

Analyzing Racism and its Cultural Background

——A Iert Cultural Trap in Globalization

DA ILu - yao Luo Li

(Institute of Art, Panzhihua University, Panzhihua 617000, China)

Abstract Racism, as a barbaric and unequal pronoun, is undergoing an unlawful process. However, modern racist is appearing in a new face of counting terrorism. We will disclose the essential face of modern racist, by analyzing racism's define and the form of its culture, and examine minutely its background, and alert cultural trap in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racism; globalization; cultural trap